

100

100

辽金刻经

7

房山石经

趙櫟初題



中国佛教协会

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

编

华夏出版社 出版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房山石經/中國佛教協會 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編.
—北京:華夏出版社,2000.5

ISBN 7-5080-1771-4

I. 房… II. 中… III. 佛經 IV. B94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1999)第11949號

房山石經(全三十冊)

編者 中國佛教協會

出版者 華夏出版社
(北京東直門外香河園北里四號 郵編 100028)

印刷者 北京機工印刷廠
北京建築工業印刷廠

出版年月 二〇〇〇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 九千六百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《房山石经》（辽金刻经）出版说明

房山石经是我国文化史上—宗重要文物，它是隋末唐初沙门静琬创始镌刻的，至今已历千有余年。由于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时代，毁灭佛法，书写经本全都遭到焚毁。后来信仰佛教的，看到像山西太原风峪刻的《华严经》、山东泰山经石峪刻的《金刚经》、徂徕山刻的《般若经》、河北武安北响堂山刻的《维摩诘经》、《弥勒成佛经》等许多石刻佛经，却能保留下来，因此觉得用石刻的方法，是保存佛经传世最好的办法。

静琬就是在这种历史启发下创始他的刻经事业的。同时也是继承他老师慧思的遗愿这样做的。据明刘侗、于奕合著《帝京景物略》卷八《石经》条说：

北齐南岳慧思大师，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，发愿刻石藏，闷封岩壑中。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，自隋大业迄唐贞观，《大涅槃经》成。

这里说明静琬刻经的原因和目的，证以唐贞观八年（六三四）他自己刻完一部《华严经》在洞门上所作的题记：

静琬敬白未来之世、一切道俗：法幢将没，六趣昏冥，人无慧眼，出离难期。每寻斯事，悲恨伤心。今于此山镌凿《华严经》一部，永留石室，劫火不焚。使千载之下，惠灯常照；万代之后，法炬恒明。……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，拟充经本。世若有经，愿勿辄开。

又有一洞题记云：

此堂内唯有石《涅槃经》一部，更无余物。本为未来悬远无法时，留为经本，开生慧目。静琬叩头顶礼，……。从这两块石刻题记看来，清楚地说明静琬除了为「无法法时留为经本」这一目的外，他镌刻石经是有两个原则的：一、刻的是佛经；二、刻好之后，要收藏在石室里。这两个原则后来一直成为历代房山刻经的传统。以刻佛经为主，其他典籍如律、论两部及佛教传记等是很少或绝不镌刻的；而且刻成之后，全部被封存在石经山的洞穴中。

房山刻经，按照静琬的遗愿，前后断而复续地历经千余年，几乎把所有的重要佛经大致刻齐。这种伟大的事业，如果从版本学上研讨之，是十分珍贵的。我们可以说它使用的底本是两个珍贵的底本。除了最初静琬和他门下弟子刻经

这一段时期的底本我们无从得知外，在唐玄宗开元十八年（七三〇），是得到金仙公主的支持的。据王守泰《山顶石浮屠后记》（《全唐文》卷三三三）：

大唐开元十八年，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，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，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。又奏范阳县东南五十里，上城村赵襄子淀麦田庄并果园一所，及环山林麓，东接房南岭，南逼他山，西止白带山口，北限大山分水界，并永充供给山门所用。又委禅师玄法，岁岁通转一切经。上延宝历，永福慈王，下引怀生，同攀觉树。粤开元廿八年庚辰岁朱明八日，前莫州吏部常选王守泰山顶石浮屠后记。送经京崇福寺沙门智升、检校送经临坛大德沙门秀璋、都检校禅师沙门玄法。

当时不独获得经济上的资助，最重要的是获得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石经底本，这对房山石经亘一千余年的刻经事业打下牢固的基础。确切地说，开元十八年以后所刻的房山石经，它的经文准确性要比静琬时代采用的底本珍贵得多。因为这批四千余卷新旧译经，既然是赐经，而且是由长安崇福寺沙门智升护送而来，必然是选取校正无讹的官方正本。智升自身是一位版本目录学家，他曾编著过《开元释教录》，成为唐代以后经录的权威。所以这批新旧译经，从版本学的角度审之，决非一般普通流传的写本所能相比的。从此以后，唐元和间，幽州节度使刘济曾大量刻经，一直到辽代初期的刻经，必然都是用这四千余卷赐经为底本。而且这批经卷全是写本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一个时期的房山石经是用金仙公主奏赐的写本经卷为底本的时代。所刻的经包括辽代初期刻经，全部是巨型大碑。

第二个时期是辽金时代刻经，当然这是继续唐代的刻经事业。这时辽代受到了宋刻《开宝藏》及西夏译刻《西河大藏》之影响，也编刻了一部汉译大藏经即一般所称的《契丹藏》。这时唐代那批从长安贡来的经卷中佛经部分大致业已镌刻，律、论部分又不是迫切要刻的，于是脱离了用写本作底本，而以新刻的《契丹藏》为底本。在形式上也放弃了过去那种巨型碑式的刻法，而改用小型石块，照《契丹藏》的卷轴式样镌刻。推其原因，不外因为一纸恰是一石面，镌刻方便，字体整齐，石料易于备置。在未刻的佛经部分中，《契丹藏》也有底本，而更有一部分佛经，是唐代开元以后所译的密教经典，如不空所译，《契丹藏》也曾收入。因之辽代改用为石经底本，遂为事实之需要。这种刻经方式，一直沿袭到金代，将《契丹藏》中所包括的一切佛经刻完而终止（现存的房山石刻中还有些佛经并没有镌刻，是否漏刻抑已刻而藏在未发现的石洞中，则不得知）。

这两个时期的刻经在版本上都是极为重要的。唐代刻经，由于它是当时奏赐的官方正本，必然是校正无讹的，与一般流传的写本不同。而宋《开宝藏》所采用的，未必即是校正无讹的正本（所以两相对校，颇有出入）。另外，《契

《契丹藏》之编成，可能使用了房山所存长安资来的这四千余卷经卷，因之它的正确性并不亚于长安资来的这批经卷，而且包括长安资来的这批经卷以外的经本（这在高丽僧守其所著《校正别录》中已得到证明）。

《契丹藏》早已失传。对于它的雕印情况的研究，只是根据一些文献记载来推论。在未发现山西应县木塔所藏辽刻《契丹藏》残本之前，谁也不知它是什么样子。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不多。据咸雍四年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赐紫沙门志延撰《旃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》（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五三）中略述其事，知道《契丹藏》全藏为五百七十九帙。另据辽中京报恩传教寺沙门法悟撰《释摩诃衍论赞玄疏》卷一提到：《释摩诃衍论》是清宁八年「获兹宝册，编入华龕」。所谓「编入华龕」当是指奉旨补行入藏。此书在《契丹藏》列《千字文》「宁」字帙，可见已是全藏之末尾部分。另外关于《契丹藏》的开雕年月日期，则历来引用辽僧觉苑《大日经义释演秘钞序》所载：「洎我大辽兴宗御宇，志弘藏教，欲及遐迩，勅尽雕鏤，须人详勘。」认为《契丹藏》始雕于兴宗。至于雕成日期，则以《高丽史》卷八所载：「文宗十七年癸卯（即辽道宗清宁九年，宋仁宗嘉祐八年，公元一〇六三年）三月契丹送大藏经至，王备法驾迎于西郊。」以此推论《契丹藏》始雕于辽兴宗而完成于道宗。其实其开雕时期并非始于兴宗，在一九七四年山西应县木塔所发现的《契丹藏》残卷中有「女」字帙《称赞大乘功德经》一卷，卷尾题记曰：「燕台圣寿寺慈氏殿主讲《法华经》传菩萨戒忏悔沙门道譔……敢雕无上之经，溥示有缘之众，……时统和貳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莫生五叶记，弘业寺释迦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，穆咸宁、赵守俊、李存让、樊遵四人共雕。」按「女」字为《契丹藏》《千字文》编号之一六一帙。一六〇帙以前各帙之雕造应在圣宗统和二十一年以前。在应县木塔发现的十二卷《契丹藏》中所见最前的帙号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第四十七「垂」字号。「垂」字在《千字文》为一〇九帙。「垂」字至「女」字中间尚有五十一帙，约为五百余卷经。因之可以肯定，《契丹藏》的开雕年月并非昔日所传始于兴宗，应当是始于圣宗统和年间，而完成于兴宗重熙年间。至于《契丹藏》的版式，过去引用日本《东文选》卷一二所载释密庵《丹本大藏庆赞疏》中记载：「帙简部轻，函未盈于二百，纸薄字密，册不满于一千。始非人功所成，似借神巧而就。」因此认为契丹本大藏是密行小字。现以应县发现原物证之亦非如此，验以房山石经，则《丹藏》之一板即是石经刻石之一面，其每版行数、每行字数、以及所用个别异体字也完全一样。因此有力地证实辽刻房山石经是以《契丹藏》为底本的复刻本。这一重大发现，不仅是佛教刻经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为了使这部久已失传的重要藏经重现世间，为研究《契丹藏》提供丰富而真实的资料，促进文化交流，因此先把辽、金两代所刻《房山石经》现存二百二十九帙整理影印出来。我们认为辽、金时代刻经事业的重要性比唐代刻经尤为迫切，而辽、金以《契丹藏》编有《千字文》帙号的刻经

事实又分前后两个时期。其前期从重熙十年至大安八年是照唐代刻经形式而刻的大碑，其后自大安九年至金末，则是一纸为石经一面的小碑。现在首先将辽、金刻经做为一集编辑影印出版。

一九五六年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年，全世界各国的佛教徒都举行了庆祝活动，并制造一些有意义的纪念物。中国佛教协会为纪念这一重要节日，考虑到房山石经是镌刻历六朝，埋藏逾千年，始终未曾与世人见面的佛教文物，如果发掘出来，加以拓印编辑出版，这是最为有意义的事。经过会务会议讨论，并得到当时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支持，于一九五六年夏季开始开洞拓印。山上共九洞，山下两砖穴，共得石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（山上洞内、洞外残石未计），至一九五八年底竣工，前后历时三年，这部伟大的石刻藏经，终于出现于人世。由于整理编次，拼接残石，抄写题记，制卡装裱，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，大致粗有眉目，而事业停顿。一九七九年秋，赵朴初会长创办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，移此事于馆中，由黄炳章同志董其事，成立《房山石经》整理研究组，委任杰居士、法映法师担任编辑工作，由庄晓明同志任拍摄照片，随编随照，随照随印，于一九八六年开始工作，又复前后七年，这部《房山石经》（辽金部分）终得圆满完成。以三数人之力，承此数十册之重任，结此胜缘，实为不易。

此书印制，颇耗财力，中间几至不支，承十方宝刹喜捨净财助印，始得济事，已分别记于各册卷末，特此一并致谢。

《契丹藏》在大藏经雕刻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，是继《开宝藏》后第二部大藏经，今天虽然已经散佚无存，但由于《房山石经》之发掘、拓印、整理、出版，使这部藏经的复制本得以重传于世，这对于学术上的贡献是巨大的。这些工作，全是在赵朴初会长的辛苦擘划、筹措主持之下才得完成的。今天虽然上距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已经又复三十余年，但在完成这一纪念活动，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。今年又欣逢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喜庆的日子，特记因缘，伏愿

佛光普照，法轮常转，
国家兴盛，人民安乐。

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

一九九三年七月

房山石经（辽金刻经）目录

菜重芥

菜重芥字号 一经三十卷 四十六石 九十二张

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 西晋沙门无罗叉共竺叔兰等译……………一

辽 无刻石年代

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菜重芥』帙

薑海咸河

薑海咸河字号 一经四十卷 五十七石 一一四张

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四十卷 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……………九三

辽 无刻石年代

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薑海咸』帙

淡鳞

淡鳞字号 二经二十卷 二十八石半 五十七张

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五卷（有缺石） 西晋三藏竺法护译……………二〇六

大康四年（一〇七八）刻石

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河淡』帙

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五卷 前秦天竺沙门曇摩婢竺佛念等长安译……………二四八

辽 无刻石年代

潜

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潜』帙

潜字号 一经十卷 十五石半 三十一张

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十卷 后汉沙门支楼迦讖译……………二六五

辽 无刻石年代

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潜』帙

羽

羽字号 一经十卷 十五石 三十张

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十卷 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……………二九七

辽 无刻石年代

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鳞』帙

翔

翔字号 二经十一卷 二十一石 四十二张

大明度无极经四卷 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……………三二七

辽 无刻石年代

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潜』帙

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七卷 陈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……………三四四

大康七年（一〇八一）

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羽』帙

龙

龙字号 十一经十三卷 十五石半 三十一张

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译……………三六九

大康七年（一〇八一）

濡首菩萨无上清静分卫经（一名决了诸法如幻化三昧经）二卷（刘）宋沙门翔公于南海郡译……………三七六

辽 无刻石年代

上二经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翔』帙

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译……………三八〇

辽 无刻石年代

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耆树林陈天竺三藏真谛译……………三八二

辽 无刻石年代

上二经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未载

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……………三八五

辽 无刻石年代

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羽』帙

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……………三八七

辽 无刻石年代

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未载

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大唐三藏法师义净奉制译……………三九一

辽 无刻石年代

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二卷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……………三九三

辽 无刻石年代

实相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南天竺国沙门菩提留志奉制译……………三九七

辽 无刻石年代

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大唐三藏玄奘奉诏译……………三九九

辽 无刻石年代

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一卷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……………三九九

辽 无刻石年代

上五经载《南藏》、《北藏》、《径山藏》、《龙藏》『翔』帙

九洞三八六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